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

三  
四 下上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嗣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會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三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三上

宋姚鉉編

文丙

摠九首

弔古三

許由先生廟酌文

柳識

弔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

素皓

雷霆一

上天鼓文

程浩

軍政一

祭纛文

獨孤及

畏途一

招北客文

祛癘一

送窮文

段成式

責檄二

責龜文

王岳靈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許由先生廟醑文

并引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  
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羨至道以時酒敬醑于靈既  
酌既拜獻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  
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翦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

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  
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  
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  
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庶能  
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憶箕潁猗歟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弔夷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偕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  
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  
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  
武謂墨緣兮胡顏一吒兮忘飢若有誚兮于巖之闕豈  
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  
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

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  
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  
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羗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  
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  
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  
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  
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不二

書師曠廟文

袁 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  
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  
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  
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  
愚固狂而不可攄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

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為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閶闔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斗遑  
俄選蹙東海以波蕩擺太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如泥  
渟松栢至勁粉為枯朽鼉皮擊考而魑魅睽睨龍領觝  
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萬像幹運乾坤  
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培塿鼎鼎

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懼  
驚魂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雨歇長虹霽  
後列缺緩轡玄冥假手蓄殘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  
而小子之繆學敢獻疑於座右今若為善惡之宰主操  
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之羶行天關跼蹐之首壽  
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友法  
高懸於堯典刑丕試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震之龍養育  
吠堯之狗

祭肅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  
天構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  
敢包狼心竊發蠱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  
波羣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  
於是有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行而東我伐  
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潯陽下南陵收京口  
掃建業斮梟獍以釁鼓封鯨鯢于京觀俾萬里浪破三

象霧廓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  
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絳驂無汰輶無僨  
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轍今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  
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尚饗

###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蠶叢兮縱其目以稱王當周室凌頽兮亂無  
紀綱泊乎杜宇從天而降鼉靈泝江而上相禪而帝據  
有南國之九世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袵而椎其髻及

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而秦女至一蛇死而  
力士斃二江雙注羣山四蔽其地卑濕其風腴脆蠻貊  
雜處滇楚為鄰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  
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  
恆昏以暑以濕為瘵為癘氣浥蟄以中人吾知重腿之  
疾兮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雲雲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  
怒吼劃附于太白渤溇礪礪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

飛鳥蹙縮盤渦下旋黿鼉三峽兩壁亂峯如戟以岿屹  
崕瀕洞劃坼高于天霓雲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  
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  
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銜服靚粧遊于水濱  
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灔澦翻天蹙地霆  
吼雷怒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櫂未及舉瞥見  
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黑風暴起拔  
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

九泉沒而不還支體靡散蕩入石間水族呀呀拔刺爭  
餐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  
月迴環闕于山巔巖崖盤嶽天壁曼絕陽和不入陰氣  
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夏月草  
枯春天木折蒼煙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傷骨江水  
噴激迴盤紆縈棧壁緣雲鈎連相撐繩梁磔虛傍沓沓  
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索



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獾倏往  
還來幸不落或有豪猪千羣努鬣射人寒熊孔碩登樹  
自擲見人則擘巨麋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闐  
闐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  
兮滿山流星礮溪忽兮倒流林岸爲之顛傾碎騰狔與  
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  
此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氍廬隆穹毳裘蒙茸啜酪  
啖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功其聲如犬其聚如

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知掘鼠茹雪以取活  
終當鉞其足而累其胷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  
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  
亘廬江隔閼百蠻吁彼漢原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  
霧然其人如魚爰處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祈祈諸  
犬向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  
下凝白日無光其氣溘溘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

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  
致此方些蜀之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劍山巉巉天鑿之門二壁豁舒高崖嶙峋上  
柱南斗傍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  
聖人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我我上覆慶雲千官鏘  
鏘朝于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  
皇化欣欣煦然而春蜀之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  
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舡  
判筒而槽比籥而閭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  
襍窮將酹地歌舞窮子謂曰予送非囓餘歷感循陰索  
隙背葷瀹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簇燐敗衣網身惡覩  
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去覲嗾巫欺癡嬌衰燼數楮泉  
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歟升窄腹腸噦喀幾童其筆燥心  
汗滴以是而歿者去些有開卷數幅室心妨目襲經攻

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歿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  
麓垤酒涔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此

責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  
括無形神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況天之與人其  
道甚遠不有以也將何遠焉則吉凶之徵假子以告變  
化之象因子以明欲爰謀稽疑必先蔽昆命宜蠲割誘  
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天下之亶亶

豈不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痛匪  
告繇於周武揆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浮于辛量德之  
休明也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解體矣夫義  
禮之興也信身之幹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稱疾魯繇  
之臣卜僭而告義喪於禮失其徒寔繁吾不殫悉考夫  
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而不如子之長定妍蚩者鏡也  
鏡之明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萬代不泯奚起矛盾  
俾吾反感於古人孰謂子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

徒使疏淪漂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曹丘生  
遇拒季布善盼已虞國僑哉必以剝桂刻漆非材木  
所願拔鵲裂冠非禽鳥所欲當潛伏齠灣違禍曾畧  
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氓之蚩蚩樊惑於耳目  
也

檄曲江水伯文

天寶三載  
韋公之故也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為身面為  
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液

弄權於坤輿之竅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  
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皆簪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汭江干興飛  
壯心舞曳齒胄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為  
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簣禍堦於沙岸垣死府於花島如  
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  
里固應尊而不親疊豈相及爾岸不崕岫流不唐突設  
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俾水衡貫堅之功舫聲之



如蝸蟬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之惡誰下拜牛  
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實去夜藏  
舟之壑與夫覩右山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  
大江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瑩  
篋傷妻之夫厲波濤徇婿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  
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哭失聲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  
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興公於後湖  
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為魚於

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  
數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為過  
之所或天涯或地岳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  
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  
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距靈宮足可效赤水產  
黃帝之珠胡為殲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也皆編中  
華俗游無何鄉所冀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  
溺既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餌山經不沈

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主島流波耗纔可接腋於井蛙詎持願於海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寶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溢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手之湯匪徒歇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然靈莫尊於君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

罪省囹圄去桎梏爾奚得恃宅無聞括守有曲襲不辜  
於止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訴  
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  
徵菑近速周處擊劒長逐孽波深搜爾居遁逃則焦僥  
東請長臂者灑漉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  
然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  
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  
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山見龜毛終難必復矣僕亦

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唐文粹卷三十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四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三下

宋姚鉉編

文丁

抱一十五首

傷悼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祭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  
復不見人。河水縈帶，  
群山糾紛。黯兮慘悴，  
風悲日曛。蓬斷草枯，  
凜若霜晨。鳥飛不下，  
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  
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  
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

韓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濶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  
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  
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脰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

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  
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  
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感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  
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樂且  
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人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  
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

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  
谷露芄芄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  
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  
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懟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被累  
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

兮用師軍奪帥兮虹蝕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纛麇兮  
愎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迨兮短兵錯膚迎刃兮血染  
鏑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奈何  
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為  
蠻夷之俘骨骸六校之飛將鎮吾營之勁卒吾見出兮  
不歸噫名存兮身歿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

碑之材昔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躩儼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

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瓌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  
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以酒脯奠  
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  
江為庭千艘厯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  
之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  
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  
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  
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己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



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  
嚴士良共為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  
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  
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  
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梟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  
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  
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  
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

綉而服臬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  
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  
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  
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怫乃冤  
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隲子材豈  
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  
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  
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

詎無賢兮將覲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悠宜屹  
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  
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興

剡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栢逼土雖春入土脉他  
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  
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谿上人有  
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

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  
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  
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  
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  
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  
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  
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  
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

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楊皇華中言偃  
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  
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  
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  
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  
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谿猶不足以給況一剡谿者  
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  
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

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關子謂今之錯為文者皆天關剗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剗藤而已予所以取剗藤以寄其悲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墀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

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  
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  
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  
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為之擒其繫命歟五年  
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永湮沉或  
曰死矣曾是切商弦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濱強胡居  
之犬視斷斷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  
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哀韓君生

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  
心繇中阻君初奉後意氣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  
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籌  
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阡危羗戎髻髻坐刃我師倉  
卒閭胥血殷朔陞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  
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  
弔亦懼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  
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  
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  
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  
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  
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絜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  
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厯要官參劇務如刀  
劒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

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  
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  
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  
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  
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  
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  
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

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  
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  
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王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  
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  
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  
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譽公憐人

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  
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  
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其禁反不時歸鳳棲  
原上新舊袞衣公先人亦贈司空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  
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庶有伯夷浮魂沈魄公其與之  
故山峩峩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呼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

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昭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  
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  
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  
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  
文兄之仕宦罔辭于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  
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  
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  
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

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  
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  
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  
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  
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簞百酸攪腸音容若在  
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厯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

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妹前鄧州南陽縣尉  
李綜以清酌之奠祭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  
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拱木荆榛狐狸林風月  
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姿亡兮何若  
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我  
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  
秋風而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  
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

維舉隊吾與至之思敦交好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為士准動有時則吾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嚶嚶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臯契獨暮華勛吾與至之談空覈玄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醑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此飫子必吾劇目



想道周暫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祭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  
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  
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  
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  
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

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

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今至於化光最為太甚履行第一  
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  
皆貴險佞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  
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  
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  
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  
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  
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

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為乎止乎行  
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  
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  
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  
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  
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  
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  
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

尚饗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 肅

大歷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  
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  
叔三兄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  
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  
哉惟兄孝友仁恕高名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  
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凌

遲假手于兄鬱為宗師乃登憲闡直以舉之乃列諫臣  
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却在豺虎氣  
霧濛濛薄汙我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移  
於忠名居右掖跡踐南宮丘明為恥玄晏方病清漳間  
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  
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  
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  
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

命之際謂得攜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  
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歿吳楚迢  
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  
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  
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  
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

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  
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  
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帛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  
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  
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  
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群飛刺天嗟  
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



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  
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鬼神弗敢遺墮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  
饗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  
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驟閱班品青衿  
搢紳屬目斂衽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

慘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羣議  
悠悠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  
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  
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  
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  
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釁

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況哭  
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  
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  
而沒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  
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  
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  
此而況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  
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祗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

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并序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

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  
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  
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  
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  
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  
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  
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  
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

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  
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  
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  
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  
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  
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  
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

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  
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  
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  
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  
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  
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  
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

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  
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  
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  
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  
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附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  
羣羣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



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為  
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  
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若泯滅  
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  
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  
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  
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  
生也無惑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下

唐文粹卷三十三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五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四

宋姚鉉編

論甲

總一十三首

天三

天論上

劉禹錫

天論中

天論下

帝王三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一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三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興亡二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一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

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躋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

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  
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  
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  
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  
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  
堅液礦研芒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  
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天  
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

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  
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  
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  
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  
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  
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  
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  
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



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議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

常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  
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  
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盡取諸  
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  
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  
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榦飽乎餼牢必

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  
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  
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  
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  
非務勝乎人者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  
乎天者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  
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  
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

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  
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汭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  
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  
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  
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  
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  
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  
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

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

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規矩

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  
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  
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  
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猩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  
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  
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  
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  
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  
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  
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  
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  
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  
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  
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

案書傳海隅  
蒼生謂草木動



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  
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  
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  
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  
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禾反引  
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

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  
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數名實  
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  
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賔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  
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  
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  
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  
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

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

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

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  
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  
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  
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  
為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  
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  
之謂也故垂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

鑄不由於大治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  
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  
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  
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  
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為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

無其位無其德為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為事亦僭也  
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為之若伏羲  
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  
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  
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為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  
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  
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  
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



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  
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  
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  
之德之義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  
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競  
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  
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  
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倘漢

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

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  
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  
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  
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  
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  
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

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

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  
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  
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  
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  
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  
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  
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  
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

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

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  
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  
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  
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  
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  
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  
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  
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



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

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  
周者八百馬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  
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  
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斯得人者也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同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

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  
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  
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  
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  
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  
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磐  
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城中膠葛盡  
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

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  
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  
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  
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  
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  
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籍道息莫不長  
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以商  
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

於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  
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  
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  
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  
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  
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  
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繇深懼已圖之不遠  
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

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大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慙吳楚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



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遂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

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  
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  
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  
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  
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  
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  
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阻偶語間興適  
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乃先封雍

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知難於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鸞輅龍旂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因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隅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鼂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

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  
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  
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畧祿產  
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  
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  
穆若脣齒預閑覲覲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  
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  
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

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  
趙趙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  
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  
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  
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  
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  
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  
然人謨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

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  
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  
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  
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  
者亦宜陳太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垂其嚮納  
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  
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晦忽亡國倘帝慮不至是  
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

訪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  
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  
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  
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  
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  
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  
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  
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



戒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  
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  
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螽斯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  
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  
化為當塗蓋棟撓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  
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  
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  
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

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  
廣以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靈  
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  
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  
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  
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  
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  
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

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  
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  
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  
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  
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  
予因肆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  
以然

###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

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  
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  
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  
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  
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  
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

者也桀放于湯受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厲王之居玁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拔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

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  
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  
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  
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  
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  
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  
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  
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

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



姦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唐文粹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